

掌故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 刘 聪

小万柳堂纪事 艾俊川

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 胡文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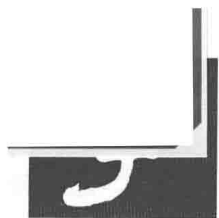
沪上学书追忆

——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白谦慎

钱默存收女弟子 范旭仑

高贞白与来维思 许礼平





第二集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故.第2集/徐俊主编;严晓星执行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7.4

ISBN 978-7-101-12511-5

I.掌… II.①徐…②严… III.中国历史-掌故 IV.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0258号

书 名 掌 故(第二集)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责任编辑 徐麟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

201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frac{5}{8}$ 插页1 字数1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511-5

定 价 49.00元

掌故

第二集

顾问 钟叔河 董 桥 陈子善 赵 珩 白谦慎
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
责任编辑 徐麟翔 统 筹 李世文
装帧设计 刘 丽 丰 雷
电子信箱 zhangguzazhi@126.com

目 录

1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 / 刘 聪

吴湖帆既夸赞周鍊霞有女词人兼女画家的才华，同时又不无以赵明诚和赵孟頫自许并暗表君子好逑的意思。我们知道，赵明诚是金石收藏家，赵孟頫是书画家，均极贴合吴氏的身份。而周鍊霞与吴湖帆相较，诗词虽过之，书画却不逮，恰如李清照之于赵明诚、管道昇之于赵孟頫。因此，这两个典故可谓使用得十分巧妙。

28 小万柳堂纪事 / 艾俊川

掌故家的笔下，时常会出现廉泉、吴芝瑛夫妇的身影，而他们的事迹，多赖掌故以传。不过细究起来，现在读到的小万柳堂故事，几乎都和真相有些距离，云环雾绕，难言信史。这固然是掌故的局限，却难免终成读者的遗憾，因此有必要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

60 唐孙位《高逸图》轶事 / 柳向春

虽然杨宽认为将《高逸图》公开展出三日达到了“辟谣”的目

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正如杨宽自己所述，这场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1957年7月2日陈梦家在给徐森玉信中，就对杨宽的做法极不以为然……

79 狄平子的鉴藏生涯 / 励俊

民国时期，海上书画鉴藏活动十分活跃。收藏家以庞虚斋、狄平子、叶遐庵、吴湖帆和张葱玉为最知名。如今，庞、叶、吴、张皆有表彰，唯独狄平子声名式微。其身后惨淡如此，不免令人唏嘘。

99 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 / 胡文辉

梁鸿志用力于收藏，不超过三十余年，于时代，于个人，都只是片时春梦而已。不过，他以失败的政治家之身，而能坐拥“三十三宋”，终是私人收藏史上的壮观，也是名士史上的艳谈，也足可傲骄了。

119 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 白谦慎

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135 画坛轶趣（上）/ 周昌谷

那时的学生，很关心洋的东西，创作是极力提倡“单线平涂”的时候。而黄老先生在台上，大谈三代六朝，说：“昆仑山上有块五彩斑斓的石头，就有了水彩画。”台下就轰然，听的人很少了。

148 钱默存收女弟子 / 范旭仑

1992年到1994年，何灵琰年年回乡，“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我遵奉大夫嘱托，为他谢客谢事，努力做‘拦路狗’，讨得不少人的厌嫌”（杨绛《钱锺书手不释卷》）。

162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 雪 克

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173 读书种子谢兴尧 / 柯愈春

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

201 金“译匠”与沈仲章的人间“天缘”——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二） / 沈亚明

《译匠天缘》发表于1997年，算来又有二十年了。我想象父亲和金克木伯伯，如今正在“天”上续“缘”，指点星宿，戏谈“译”趣，笑议“匠”、“家”之功败得失，回顾“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223 “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 / 雷燮仁

顾李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交往，都是学术界经常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文革”中顾李之间的关系，李如何有“特别的机会”通读顾的日记，李如何成为顾的邻居，以及顾的书籍被抄而失散等问题，特别引发好奇之士的关注，包括我这样的非学界人士。

243 《沁园春·雪》在延安的流传 / 宋希於

柳亚子的那篇“考证”文章只说：“写在纪念册的一份，当然在我那儿保存着。我从重庆还到上海，这纪念册便带了过来。”他隐去了一个重要关节未提，那就是他曾将这本纪念册托人带去延安，请中共各方面的负责人题字留念。

261 高贞白与来维思 / 许礼平

来维思生日时留下的照片，让我们今日得以瞻见当年大师风采。而更难得的是照片题识上保留了高贞白在1935年前的用名“Ko Nu Shih”。高曾透露“我在上海、南京做事，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在1935年废去不用了”。

274 香港的《掌故》月刊 / 何家干

一般来说，用真名发表的和记录文艺界人物、风土习俗的文章，真实性都比较可靠；以笔名发表的，事关政治事件和军政界人物的回忆录，读者需要十分小心。刊物的封面说得很清楚，收集“野史，轶闻”，这很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自然不可避免。

284 艺林烟火录（二） / 唐吟方

海派艺术家皆自信，勇于自我肯定。其中以刘海粟、张大千最突出，不光常送别人高帽子，亦善择高帽自戴。

296 编后语 / 严晓星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 与相识

刘 聪

—

翻检吴湖帆早年交游的种种资料，笔者始终未见到周鍊霞的名字。

比如，1939年潘静淑逝世后，吴湖帆以亡妻名句“绿遍池塘草”为题，广邀友朋一百二十人作画题咏，这是当年吴湖帆朋友圈的一次集体亮相，但在1940年出版的《绿遍池塘草》图咏集册中，我们却找不到周鍊霞的身影。再比如，吴湖帆现存的《丑移日记》，详细记录了吴氏1931至1939年间的交游活动，涉及人物甚夥，但在日记里，我们也看不到吴、周二入曾经交往的记录。

看不到记录，会不会是吴湖帆故意避而不录呢？恐怕

又并非如此。笔者翻阅过大量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在40年代，周鍊霞艳名方炽，不知有多少小报记者成天追逐于“鍊师娘”的石榴裙边，对其轶事趣闻大肆报导。但在这些报导中，同样也见不到吴、周二人曾经交往的证据。那么，吴湖帆与周鍊霞到底订交于何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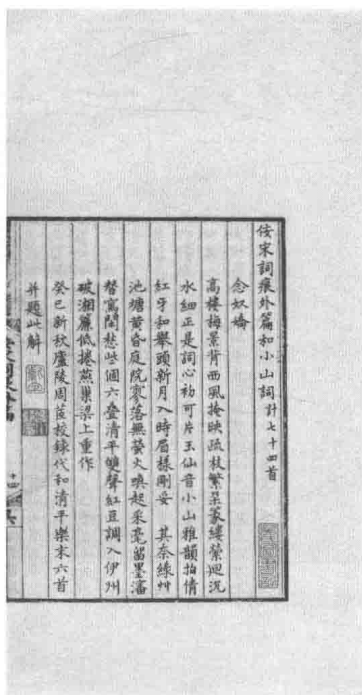
据笔者所知，周鍊霞最早出现在吴湖帆的著作里，是在1954年出版的《佞宋词痕》中。《佞宋词痕》除正编有部分词作写明与周鍊霞相关外，所附外篇《和小山词》也全部由周鍊霞抄录。在卷末，周氏还题有《念奴娇》一首：

高楼梅景背西风，掩映疏枝繁朵。篆缕萦回沉水细，正是词心初可。片玉仙音，小山雅韵，拍倩红牙和。举头新月，入时眉样刚妥。其奈绿草池塘，黄昏庭院，寥落无萤火。唤起采毫留墨沈，替写闲愁些个。六叠清平，双声红豆，调入伊州破。湘帘低卷，燕巢梁上重作。

癸巳新秋，庐陵周萑校录，代和《清平乐》末六首，并题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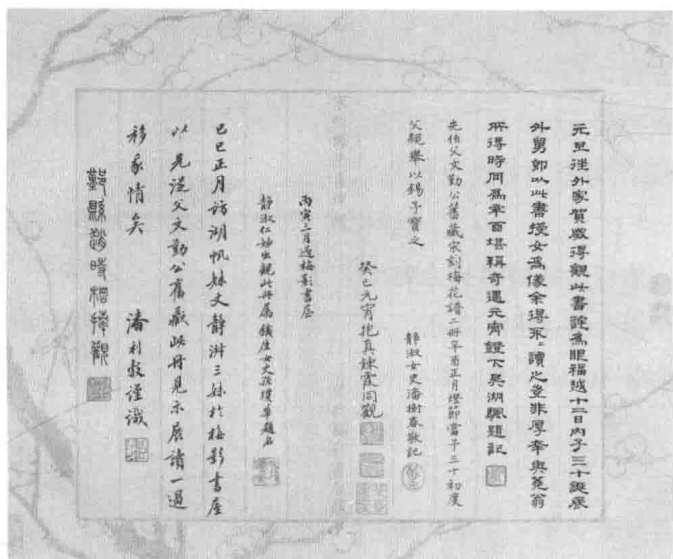
从词后跋语看，在癸巳年（1953）秋，吴、周二人已非常有密切的交往。周鍊霞不仅替吴湖帆抄录了《和小山词》，还代作了其中六首《清平乐》。

此外，在吴湖帆梅景书屋的收藏中，已知四件藏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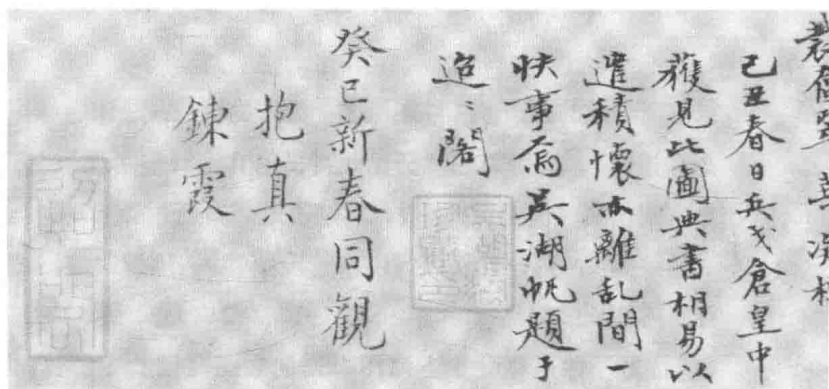


《和小山词》中周鍊霞题词

录有周鍊霞的题跋。三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一是宋版《梅花喜神谱》，周鍊霞题“癸巳元宵，抱真、鍊霞同观”；二是南宋佚名《樱桃黄鹂图》，周鍊霞题“癸巳新春同观，抱真、鍊霞”；三是元佚名《山水三段图卷》，周鍊霞题词一首，落款云“癸巳春分前二日，随声《鹧鸪天》，螺川鍊霞题”。另一件是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化度寺塔铭》，周鍊霞题“癸巳上元同观，抱真、鍊霞”。四件藏品上的题



《梅花喜神譜》中周鍊霞觀款



《櫻桃黃鸝圖》中周鍊霞觀款

吳興後學張所拜觀於
梅影書屋時丙戌仲冬

藏板書此卷十五年乃獲視國夫人畫竹尚僥存
快然自足足以詞

鴈鈞大

春雨樓頭曉鐘思有情春屬晚晴期臨波定論
十金誰能居初閣中玉道齊四美合樊樓玉
臺佳話情重題畫堂松雪珠簾卷紫雲神未
倒好嫌

癸巳元月

鍾霞題

乾說涎波倒好嬉生卷采華

青蓮枝連鈎細勒春煙紫澹

染濃靄慳黛宜真美其二

難齊過闌上忽相期於珠寶

劍鋒適合終古因緣尾河誰

癸巳春分前二日隨聲鴈鳴天

懷川鍾霞題

鍾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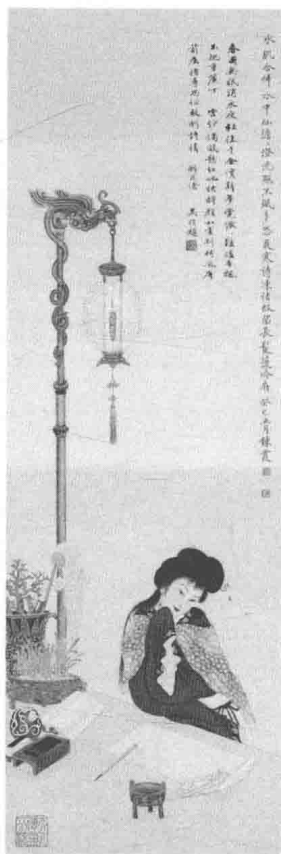
鍾霞

《山水三段图卷》中周鍊霞題詞

春色迎人媚珠簾玉苑
唱隨朝暮小印拈紅映
修眉黛碧染香氍素
並肩笑語指櫻顆宮砂
柔緒迴倚檻聽轉黃鸝
又喜和鳴聲照
此日楊家秀吐盡歡娛
浣花無慮且閒戲試坤
甯霄筆清悶芳土
曼更鳳成翳霜更麗

款时间也均在1953年（癸巳）。

再查近年拍卖会，吴、周合作的书画也不少见，但最早的三件同样都作于1953年。一是周鍊霞所绘《烛影摇红



周鍊霞绘《烛影摇红图》



吴湖帆、周鍊霞合绘《荷花鸳鸯图》

图》(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上有吴湖帆所书《醉花阴》一首,周氏款云“癸巳五月,鍊霞”。二是吴湖帆、周鍊霞合画的《荷花鸳鸯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款云“癸巳夏日,对玉山顾氏瑞莲写照,鍊霞补鸳鸯,吴湖帆并题”。三是周鍊霞所画《仕女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题《菩萨蛮》一阕,并跋曰“癸巳中秋,润色绿蕉并题,吴倩”。

在三四十年代完全不见彼此订交的记载,但到1953年却频繁出现了各种交往的证据。无论是《佞宋词痕》中涉及周鍊霞的内容,还是吴湖帆藏品上周鍊霞的题跋,或是吴、周二合作的书画,三者都是从1953年开始的。时间上的一致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吴、周二人会不会就是在1953年之前不久才订交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陈巨来《记螺川事》的记载:

冒鹤亭屡屡以她诗词绝妙告于湖帆,力为介绍。

二人在鹤老家一见生情……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

虽然《记螺川事》不可全信,但也并非全不可信。陈巨来对各种细节虽常常信口开河,但是对一些事情的背景也不敢完全虚构。笔者以为,对吴、周二订交的背景,陈氏所云即不无参考价值。从陈巨来的叙述中可推知两点:第一,



周鍊霞绘《仕女图》，吴湖帆题
《菩萨蛮》一阙

既然吴、周相交，“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那二人订交应当发生在1942年吴湖帆续弦顾抱真之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30年代的《丑移日记》和1940年的《绿遍池

塘草》中遍寻不到周鍊霞的踪影；第二，吴、周相交，既然是冒鹤亭因周鍊霞“诗词绝妙”向吴湖帆“力为介绍”的结果，那订交必然发生在冒鹤亭对周鍊霞的诗词造诣有所了解并予以认可后。

查《冒鹤亭先生年谱》，冒鹤亭与吴湖帆倒相交甚早，在20年代末，冒、吴二人即共同列名为编纂《清词钞》的发起人。而周鍊霞第一次出现在冒氏年谱中，时间很晚，已是1951年4月的事：

先生七十九岁生日，同人设宴于苏渊雷钵水斋为先生祝寿，到者计卅二人，已知者有吴湖帆、陈季鸣、钱瘦铁、唐侠尘、江寒汀、周怀民、朱大可（名奇）、马公愚、吴青霞、周鍊霞，三子景璠陪侍。

苏渊雷的钵水斋在上海长乐路，因有花木山石之盛，故当时常举办各种文酒雅集。在冒鹤亭七十九岁的寿宴上，周鍊霞第一次出现。但在之后的一年里，年谱中都不见冒、周二人有进一步来往的记载。看来，周鍊霞参加冒鹤亭的生日宴，很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文酒之会，在与会的数十人中，冒与周都是主人苏渊雷的朋友，但二人并未因这次聚会而彼此熟识。冒与周有较多来往，是周鍊霞在年谱中第二次出现后的事。（在1951年的雅集上，吴湖帆也曾与会，据后文可知，吴、周当时已然相识，但尚未订交。“订交”是指